七佾類行

1加3
119
5

門 加3
號 119
卷 5

國事類

明仁和郎瑛寶善著

靖難功

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白成祖曰殿下能討臣輔佐當使殿下成一白帽王字加白字於是奏討之及至藩又告曰浙東袁珙卜相極準天下相法第一乞假以其名隸尺籍勾取齊發使相之珙因極道天表之盛曰骨過臍必登大寶爲二十年太平

天子後建文即朝廷多大防燕燕亦遂巡未舉指揮
張玉進曰安可束手待縛遂奪九門殺三司一啟而
兵出矣是知成祖之有天下始於姚定於袁成於張
也然非姚則一不萌非袁則不決非張則不驟豈非天
意有在而致然此三人之言耶

李陸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俛首不語益與劉
瑾也後劉公誅朝公遷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欲獻劉
曰當日此一事不但公與百泉也及後若公辨斥回之
曰吾陸公完不過道揖送陸曰公去矣子不知何日得
行曰曰汝盡心去我在三十里外等君劉言可謂刀
鋸鼎鑊可謂藥石

侑食樂章

國朝祭天地郊廟朝會樂章俟行於世惟侑食樂章
人未知之故錄於左乃洪武十五年三月禮部尚書
陶凱所作也其文見於皇明實錄者樂惟九奏尸於
龍飛紀畢者又多平定天下之舞用士三十二人左
執干右秉戚舞佾盛服辭該一十二句又有撫安四

東之舞用東西南北之東谷四人服色依其方樂辭
該六句又有並吉會同之舞亦用士三十二人分爲
四行左執籥右秉翟辭亦十二句也予聞樂成凱進
之日帝命協律郎有歌之因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
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
曲更唱迭和又雜以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
先帝王祀典神祇配享俾爲隊舞諸處殿庭殊非所以道
中和崇治體也今下所制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
之意一切流俗唱淫褻之樂悉屏去之然則樂中
又何以雜其百戲隊舞承應者即予嘗考之龍飛紀
事以樂定於洪武四年實錄乃十五年計此必後更
去隊舞太祖聖德之純王道之備於此樂可謂盡善
盡美矣今止錄其九奏第一奏炎精開運篤生聖皇大明御極遠紹唐虞海宴物
阜民康威加夷獠德被戎羌八珍有薦九鼎馨香皷
鐘鏞鎮宮徵洋洋神養壽星陰順陽保茲遐福地
久天長二奏皇風之曲曰皇風被八表熙熙聲教宣
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扆龍袞耀朝日金爐裊祥烟

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鮮列坐侍丹扆磬折在周旋
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商風繼歌賡載篇
瑤觴欣載舉拜舞禮弟慈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
三奏皇明之曲曰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
固枝榮厥本伊何首德春宮厥枝伊何藩邦以寧慶
延百世澤被羣生及時爲樂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
觀厥成四奏天道傳之曲曰馬負圖兮天道傳龜呈
書兮人文宣羲畫卦兮禹疇敘皇極建兮合自然綿
綿歷數歸明主祥麟在郊儀鳳舞九苞入貢康衢謠
聖子神孫繩祖武垂拱無爲邁前古五奏振皇綱之
曲曰周南咏麟趾卷阿歌鳳凰蕃蕃稱多士爲楨振
皇綱赫赫我明德尊踰漢宋唐百揆修庶績公輔理
陰陽戩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絃內熙熙民
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
未央一奏金陵之曲曰鍾山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
年王氣都于今歸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
永無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雄豈但嗤曹劉我皇昔
住濠梁屋神遊天錫眞入服手提三尺渡江來詞臣

早獻金陵曲歌金陵進珍饌諸八音繼三數詩觀漢
祖用兵時爲當塗虞滍沱飯七奏長楊之曲曰長楊
曳綠黃鳥和鳴蒲萄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泥露日麗
風清及時爲樂芳鐏在庭管音雍雍絲韻泠泠玉振
金聲各奏爾能嚮皤國老載勤載斁明德惟馨垂之
無斁　唐風示戒承保嘉聲無已大康哲人是聽八奏
有醴之曲曰夏王厥芳醴商湯遠色聲聖人示深戒
千春垂令名惟皇登九五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食
布德緣羣生天庖具豐膳鼎鼐事調烹豈但資肥甘
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
熙哉天道行九奏鴈六龍之曲曰日麗中天漏下遲
公卿侍宴多令儀繡袞紹九奏鵷九獻爐香細逐祥風
吹羣臣舞蹈天顏喜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回鵷鸞
稷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呈瑞慶雲多兩曜增輝
酒序和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年年奈樂何

本朝嶽鎮海瀆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
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

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
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
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
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
今命依古制定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
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祠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
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
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
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仍
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昭朕以
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各神號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
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之神中鎮霍山
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巫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
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
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
宜禁毀致祭於歲明則有禮幽則有鬼神其理既成
事各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嗚呼此我太祖所以

爲出百代見理之切天豈羣下之意可及哉字書題
金東鎮碑下其碑高可三丈書乃詹孟舉之楷老之
於時洪武三年六月頒刻遐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
宜

金書鈒篆文

太祖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
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鑄以鎮分下
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
取爲式事載宋景濂送鈒文一序其質鈒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

尺左右二塊向鐫券文皆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
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
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國一
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
臣倒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
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
盡賓服以其嘗謀劾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
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
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抵
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
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
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
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
遵先代哲王之禮與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
犯死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常守
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
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見大明實錄

天師印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張宇奏以前代嘗給正一玄壇傳籙之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文移而於符籙不便乞更別授遂與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用六品者也昨會真人府知印云府總四印六品者鍮鑄二品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鑾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自道陵傳下者則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陽平治乃道陵遁處至弘治間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另鑄一顆賜之

至於累朝所賜或金或銀或牙皆圖書也

陳遇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溫州太祖渡江御史秦元薦之上致書徵之與語大悅俾與戎務咨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承旨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賜金銀綬疋等物亦不受高廟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宴燕浴病則賜醫藥年七十二而終上再三哀悼賜以棺槨當時在廷以為公卿無此寵遇予以陳乃忠

於元者故不受職資焉第畏死而爲太祖致之此元史所以不收也

開尚書

國朝開尚書濟字來學河南睢州柘城縣和樂村人遷充河南府學訓導洪武五年取入京爲國子助教尊養病回十四年後六部舉有王佐才太祖復督乃父蒙同濟至京賜詩一首云春首攜孫出洛陽輪蹄馥郁野花香嵽函古道殷商逕榮澤荒城叔段邦雪深寒食後忠孝感風天赤壁動周郎老人閭景心懷慰

橋首遍路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尚書代文寧詩云憂王氣起淮陽四海俄聞德澤香鶴髮自應歸舊隱龍眉誰復釣魚邦夔龍禮樂趨朝士貔虎威嚴勢戰場郎愿雨滿門思報德吾皇萬壽祝穹蒼一日濟從太祖遊金水橋太祖忽然墮淚問濟曰朕爲何如此濟奏云過金橋倚金欄看金魚憶金妃墮金淚上執濟手云總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對曰臣無虧心事來柏帝皇刀面朝廷制度禮樂錢糧賦役多所建立後爲詹薇事死於非命嗚呼惜哉其詩御製集中載

矣止有論閣掌攝錄來京勅

制革

明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等官洪武九年定品級十八年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未登極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以許存仁爲博士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名元金華謙之子也洪武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稱失尊朝廷詔丞相等更名遂置承宣布政司是年

俾內外職九年爲滿三年錄行事之實考績於京師初各處社稷等壇原定行禮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十四年命以文臣通行國初期年之服俱要守制後吏部奏言祖父母伯叔兄弟俱有期年若欲守制或一人遠遭數喪道路隔遠則居官日少矣除父母承重外俱革之國初宗人府初名宗正院以親王一人掌其譜系故源王得迎靖難後成祖革去以勳戚領之今或一經歷國初諸王皆有護衛地方有變卽統兵以禦如潮王建文元年之推又得開閤延賢亦

成祖草之國初一歲一朝覲至二十九年方定以三年爲期

聖君天祐

至正十二年三月太祖方入濠依郭子興起兵七月徐壽輝自蘄來破杭州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征安豐之勢欲攻濠適聞杭陷而急回九月丞相脫脫督諸路兵以討徐州之賊徐復而賊奔於濠方命賈魯進攻而賈病死朝復趣脫脫還京大安豐徐濠唇齒地也搏霄智將脫脫脫國帥濠中烏合之衆勢力極小

兵攻之真太山之壓卵矣至於十五年閏月郭子興孫德崖等帥濠素仇一旦相戾於和陽太祖郭將也適友出和而爲孫衆所逼中鎗墜馬忽得友人橫馬而呼乘繼而又爲孫弟鎖頸加害則張姓者復懇存以待其報焉夫中鎗墜馬鎖頸加害死須臾矣一旦而復走之嗚呼始從雄也朝不加兵及其危也入爲解之是豈人謀之所致哉天之所以啓我皇明故使元之將相周章阻候相識候過自爾扶植智者於斯可以知一統之兆矣

潘原明

潘原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士誠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後爲僞吳平章守吾杭至正丙午太祖命李文忠攻杭原明遣員外方彝送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某自念起身草野叨任省樞非心慕于榮寧實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殄滅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機名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二三今既入於職方當海宴於天澤謹將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凡得兵二十萬馬六百匹仍授浙省平章至洪武三年正命食其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四年天兵平雲南以原明署布政使司事後卒柩還賜葬于鍾山之陰此亦史所未載事嘗聞於先達文今見於實錄特記於右（他書作原明作允明）

即位事文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乙亥太祖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告祭昊天

上帝皇祇祝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
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
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惟
臣帝賜英賢爲臣之輔遂蕆定采石水寨蠻子海牙
方山陸寨陳也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澤州王
信新淦鄧克明龍泉彭時中荆州姜珏濠州孫德崖
鷹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潁州熊天瑞福建陳友定
平江王世明洗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
州王宣益州老保等偃兵息民各歸田里今地福民
二萬餘里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已
不敢辭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
儀昭告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簡在帝心尚享先是日壬戌以來連日雨雪陰沍至
正月朔旦霽越三日省牲雲陰忽斂日光皎潔既行
禮天宇廓清星緯昭朗衆皆欣悅禮成遂即位于郊
壇南備儀法衆從丞相率百官北面行禮呼萬歲者
三禮畢太祖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四廟追尊四
代祖考妣爲皇帝后奉上玉寶玉册册曰孝玄孫嗣

皇帝朱某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
有天下傳之於子孫今有天下者追尊其祖考
此古今之通義也某遇天下兵起躬擐甲冑調度師
旅誅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祖宗深仁厚德
所致也諸臣僉推尊爲皇帝先世考妣未有稱號謹
上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皇高祖妣曰
玄皇后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皇曾祖
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祖
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

妣王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太祖受
皇帝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爲
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皇后冊曰天眷我家啓運
聖王出自衡門奄有四海爲君爲后可不慎歟君以
仁政慎於在位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於治
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馬氏同勤勞
於開創之時爲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寶文立
爾爲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慎戒之皇太子
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朕起自田

野與羣雄角逐戡定禍亂就功於多難之間今基業
已成命爾標爲皇太子於戲爾生王宮爲首嗣天意
所屬茲正位東宮其敬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職
也大爾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於邦
家尚戒慎之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諸功臣進
爵遷秩有差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內官專權

內官專權自古爲然本朝宣德前無也正統間王振
天順間曹吉祥成化間汪直弘治間李廣正德間劉
瑾然年久害大惟王振也益英廟幼冲卽已擅柄第
爲張太后所制盛極致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
騷動此固國家之大數亦振之釀成而勢移人主故

也曹李雖權傾一時九卿執政者尚未附首但敢怒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公卿多爲屈膝故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批頰似燒葱之諸致人之死尚寡焉劉瑾則又假公成私查錢糧完勘合動輒抄拿而又訪察羅織文臣往往罰米柳號有錢則生無錢則死矣內官一差即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也一日朝罷見御道上一紙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即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問天暑死者數十人餘又下獄後王振死子土木汪直下獄死李自服毒

五喜劇俱誅適死後之人當爲之戒也

楊鄧鍾山詩

太祖初召會稽楊廉夫見令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就曰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太祖曰此詩值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過日涂人鄧伯言見亦命賦鍾山詩纂既呈中一聯云蕭足立四極鍾山鎮一龍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誦之鄧

以爲怒驚死子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然二人後俱
以布衣卒

羅良

羅良字彥溫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
志甫圍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
日花討平之論功爲最奏授長汀尉十一年龍溪獄
囚反殺元帥月魯帖木兒掠財焚舍良以兵擒之帥
府版署漳浦主簿繼而賊吳仲海等殺千戶福良陷
害勝等縣良又平之鎮將舉授南劒土舉千戶是年
夏天完將詹天驥陷龍巖等地逼取帥府郡縣印綬
良亟所部兵巷戰斬天驥等三人殺賊無算帥府上
其功以良署新羅萬戶十三年福賊康子政圍逼省
城官軍莫敢當帥憲兩府以禮致良良遂募兵千人
沿海夜進直抵城下與賊死戰入城夜復引敢死士
縱城殺賊營往返數日賊見藥箭驚曰漳州羅萬戶
軍何以至此各散去圍解奏授印符僉長萬大十四
年泉州妖潰賊李大等焚柳營江陷長泰等縣良潛
濟江出不意西出追殺一賊莫能贏繼又南勝賊夏

山虎攻漳聲勢甚急長率兵出戰破之長泰龍溪賊
招繼生發長皆平之州守遂引同攝州事撫綏其民
十八年南勝賊李國祥挾潮賊王福虎等陷南紹屯
福良悉平朝以良爲漳州總管子安寶襲萬戶二十
年天完將林國廣文攻漳之漳浦縣良畫策遣府判柴
良二等掩擊之敗去一時龍巖諸縣皆復二十一年
海浦賊陳世民自比秦王陷漳浦近地勢甚盛良遣
同知劉君玉萬戶帖木兒海牙等水陸並進擊世民
走潮賊張包發其首請降從之福建行省參知政事

賊事略卷守漳州二十二年賊金榮破江西省平章
余闕不花據城爲叛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潮諭之賊
良良成德盡獻所獲印符潮之饒梘山沒海嶼暴掠
尤甚良檄同知劉君玉以舟師禦之賊懼威滅迹海
外番夷仰良政化亦浮舸聽命朝廷嘉其功轉資政
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仍守漳
州尋命與江西右丞選理必實合兵復潮潮賊陳國
珍搆合紅巾以拒良大發兵遣同知劉君玉率都事
鄭衍等率民職官數千人兵數萬分道水陸並進褫

將張德超琦職沒官土幡激運後其黨二十追至潮陽岡珍岡奔入海良伏兵襲殺之先是梅州僞指揮倪顒與潮賊猜貳良板授義士侯召鄉率鄉兵要截賊道執其帥以降良無擊賊專以設伏取勝樂咎挫敵遠近畏其名爲政節用養士不吝民有控愬覈情剖理庭無留獄定賦必均課農必慎漳始置屯田而無府署每歲漳泉鎮將率兵耕穫歲終更代甚爲民病良奏立萬戶府置千百長遞吏給印分田賜牛入耕出戰軍無乏取人無遠輸食足兵强有流來者必撫而衣食之故雖亂世漳則熙怡民樂爲之用各盡其力也每歲又遣僚佐具舟由海運糧抵遼東以給行在官軍貢方物以脩國用舉制嘆異元主嘉其忠廉衣賜之特授光祿大夫進封晉國公先是二十二年陳友定爲福泰政復汀州遂有據福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花所收郡縣倉庫悉爲家資不順者輒加殺戮威振閩中至二十五年復敗我大祖將胡深元以有功加陞平章諸郡邊近巖城以成籌據獨良卓然不屈檄於漳州慨然嘆曰憲賊乃入爲乎

遂以書責之曰足下爲蔡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是乃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那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也可以威而迫之那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入人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而爲百司之職若授也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而爲家資驅官僚而爲臣妾口言爲國心宜私家庭步之除真僞甚明不知足下將爲郭子儀乎將爲曹孟德乎今又竊據全閩背逆無道不爲君誅將不爲天誅乎友定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則終享王爵

不則殲類無遺爲使二千人據泉已等六縣千一百

處以俟之且誡之曰但有他警慎勿輕移等毫一夜友定以兵千餘人攻海倉寨佯言奪浯州趣朝直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違良節制悉兵赴之友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于馬岐即敗績兵遂圍城進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盡約儲蓄可三日之需皆伐果木折廬舍以代之爻老請曰江南道絶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旦夕況國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帥守此欲爲誰邪良

曰天子命我守此土共存亡豈可以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先時有百夫長盧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復讐之幕下使領札城兵固引賊入良與苦戰而死其夫人陳氏名德金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即投後園三尺魚池鞠躬俯伏自盡初友定攻城甚急良謂陳氏曰國亡身死理之正也友定兵強難以角勝若來吾義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不念家今海內之盜殺良父而子其子幾其

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萬戶羅三亦罵賊不絕口死良長子安寶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死者百餘人友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氏之死相與舁葬于綠江之濱呼爲烈婦塚噫良以一介之民不俟王師惟以義起二十年而至公爵武畧固已多也即其行政爲國勢當亂離難文人學士世皆名將有不能處者良則優爲則其天分之高忠誠之才

爲何如哉遠夷節制潛納賊兵遂至戰死乃天亡也而妻子與弟守義焉賊凜凜亦死一門忠烈又爲何如哉今議令讀元史不收圖誌又畧故特詳考焉提其大綱畧爲立傳以激厲夫不忠不義不烈者

西茶易馬考

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採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六分然後以百斤作爲一包爲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收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于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斤之川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園仍製金牌牌額篆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洮州火把藏恩桑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十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四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賫牌前

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既以茶馬羈縻而元隆萬戶把井授以平章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爲土達又立哈密爲忠順王復統諸番臣爲保障則祖宗百年之間甘肅西顧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虜寇陝上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夫不充止將漢中府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易馬其于邊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爲吐魯番所奪屢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

城池須閉關絕其貢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則蛇蟲爲毒禾麥無矣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安得不救也哉遂簡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于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爲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華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此蓋彼既恐其相欺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爲之詞耳故尚書霍韜有曰必須遣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易非爾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

哈密蹂我疆場故開關制其死命予則又曰仍當請
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有侵至于轉輸如
舊用軍計地轉達不使有長役之苦收買之價比民
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勤其斯為興復久遠之計也或
者曰方今西番侵擾邊民自宜拯救之不暇又復興
此迂遠之事乎予則曰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于茶
馬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
間有茶易番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
戎人得茶不能為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為我利之大
莫惟馬政軍需之資而舊馭西番不敢二衷我邊境安
計之得者孰過于此哉

三保太監

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
國賞賜宣諭今人以為三保太監下洋不知鄭和舊
名三保皆靖難內臣有功者若王彥舊名狗兒等俊
俱擢為邊藩鎮守督陣以報之鎮守自此始耳

葬祭衣冠

洪武初實錄作
辰并
大祖命禮部製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熙祖裕皇帝裕皇后宣祖
今皇太子至泗州財貽縣修繕祖陵葬祭衣冠告曰
嗚呼昔日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鑒福垂
後嗣今也子孫繁衍宅于宇內以統黔黎深思皇考
生前歲月之間思念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
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皇太
子以持牲醴之奠詣陵修繕敬葬衣冠以伸孝思神
其鑒之今泗州之陵是也然國初迷失每遣官止于
泗州城西潮河廣望祭後老軍朱貴詣闕畫圖貼說
指其所在然後于其地爲陵乃建德懿熙三祖之廟
而衣冠之葬似在朱貴未言之先傳言沙漲難識也

諸拔太祖手諭詞臣云欲啓墳改葬慮泄山川靈氣體魄不安姑積土厚封勢若岡阜則或袞冕冠服即於陵旁刷葬原封未當啓視也

四夷館

四夷館有八曰西八曰鞋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永樂所設也

三謙

國朝有三謙皆名臣也國初有余謙在翰林宣廟時

右虞謙都御史英廟時有子謙肅愍公也

劉瑾

正德初年劉瑾等專權文職受害之至雙溪雜記載瑾初橫之日九卿尹書韓文爲首劾瑾不法事內應司禮太監王岳等外助有閣老劉健等事理可謂瑾奄至矣且王岳亦上所信奏入岳云當從衆官之瑾上允會天晚明且發矣奈閣老李西涯泄其謀瑾遂號訴岳等夜遣宮我明日奴婢不能見天顏矣岳號泣涕令夜拿下健等久在寓宮親密上不得已頷之瑾遂傳旨夜捕岳等付此司禮兩廠番屬八出今人讀之以爲事機之失毫釐之間憤憤以罪西涯殊不知西涯之罪固不能逃但正德初年聖星掃文昌已兆文臣受害特假此逆賊耳噫國家大數也

帝王功臣廟

洪武初建帝王廟于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

參陳平周勃鄧禹高滿曹參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
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
爾忽博爾术赤老溫伯顏（嘉靖間闍去元世祖并木華黎等五人）

建文君

太祖一夕夢二龍鬬殿中黃勝而白貞明日見建文
成祖同戲建文着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
頗偏匿髮緇之貝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
啟視一刀一度牒有勅曰欲生懷牒為僧密地去不
然自盡遂焚宮去（出建文遺跡地道出東南似當時
華陰君記）

齊泰黃子澄知之而傳于人故文廟靖宮之日以為
匿于僧錄治南洲以他事禁錮之齊泰迫至廣德不
及被擒（出紀錄）今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建文曾居于
此至今其廠如樓非常人家所造後白川壁漁故沐
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來于西番侯弟晟之家（出紀
錄）時朝廷差湖州倘書嚴震直交趾相見于晟家嚴
思不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明日建
文逃焉及老遁至嶺南橫州壽佛寺屆寺十五年人
不知也真徒師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

善廣亦從受菩薩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
手筆也出日新一日作詩曰讀罷楞嚴懶敲吠看
里手鏡一黃屋住園飄西來瘴嶺千尋險北望天門萬里遙欲
殷久忘飛鳳輦製裝新換衮龍袍百官侍從知何地
惟有羣烏早晚朝出遂爲人覺棄往田州土官處
自明爲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啓將若何答曰吾老矣
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赴京號爲老佛至長安門賦
詩進朝廷詩云宇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橋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
淡一作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潛御年年綠野寺
春聲哭未休出君記英宗使舊中官吳亮最親幸者使
審之建文見亮即曰汝非吳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
御便殿時棄肉于地汝伏地飽食之何謂不是邪亮
佯爲不知以復命遂取進西內出瞬錄又云在湖湘直
入巡按之門坐地自陳巡按則曰我與汝無名分矣
因執而送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因寺僧爲益官司來
掃園寺將屠之建文特書黃布擲之曰皇帝聖旨令
舉軍散官執而問之得實送之京二說見孤樹裒談恐皆非

也崩曰閣下議以神宗之誼朝廷不從出柩山陵葬野緣
西山樹神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出革除編年

仁宗立

仁宗柔順好文而漢王則英勇精于弧矢成祖每喜漢王左右窺見則諸仁宗者又至矣故有立儲未決之意問之解縉縉以立嫡以長又好聖孫二語定之解縉後爲漢王諸死于獄然既立仁宗使之留守南京矣中心不悅封漢王于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惟欲南京遂順之成祖又暗使尚書胡濙出使訪之故立齋閑錄載胡嘗曰子使外瀕行聖諭曰入言東宮多失德南京可多住幾日試觀何如胡竟以仁明數事上之至十四年漢王私造兵器修用與服等事露倒護衛封之樂安然後召仁宗至北京行在嘗德錄以解縉題虎詩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因是文皇感動而召之誤矣

本朝封王

漢封諸王惟嫡世襲其爵餘同庶人但免其役而已唐亦惟世其嫡中葉以來爵亦寄虛名也宋封爵止

于皇子其子子孫不問嫡庶一不過承蔭入仕爲宣衛
官却許應試至有年深薗德之尊者仍嗣封王本朝
王爵封及二代子孫六世尚得爲校尉餘有祿親親
之恩可謂隆矣不知數世之後尾大難掉故韓王一
脈一府之錢穀不足支也成化弘治間宗室有請立
宗學者有願辭祿入試者誠高見也惜不能從嗚呼
羽士充奉常陰資補外任此獨不可乎

渡江取閩

至正十七年天兵既取建業命將四出攻取京口毗
陵浙西等處時毗陵乃張士誠之將張德爲守除達
慶戰不利太祖聞而親率濡勝等十八往援皆扮爲
商賈暗藏軍器順流直下時江風大作舟爲顛覆太
祖悼懼乞神忽見紅袍者掩舟轉仰沙上太祖曰救
我者何神默聞曰吳公也又曰有船可濟視之江下
果有一舟來太祖呼之即過以渡開至半江舟人執
利刃示太祖曰汝等何處客人知吾名否太祖微笑
而鄧愈應聲曰稍工毋送死耶我等圖大事者汝欲
富貴當降以去舟人曰然舟人

泛拜曰吾讐江中剽掠晚夜鬨人呼我弟兄明晚有
朱官人來授汝一生富貴今可知其豪傑也遂呼船
免避者一十餘人皆拜之問其姓名一爲張赫後封航海侯一爲朱壽後封轑侯功臣錄不知悞言也又吳四年
二月湯和既定方氏欲由海道勝兵取福建遇藍面
解翁曰子勿殺吾指子攻之之路一宿倏抵福城降
王崇安陳友定遣寧武戰和大敗參軍胡璨爲亂軍
所殺和正無計間而撫翁又至曰明旦子與沐英捷
矣出戰明日湯許敗鼈沐之沐英夾攻寧武死友定閉
門爲和雲梯攻陷不過一月也呼前之渡
神之救護聖君如彼後之取閩神之引名臣如此
奉治一統豈非皆天之所爲耶

封晏公

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子下搜抉故也以其與國
同音嫁禍于龍朝廷又以與元同音下旨令捕盡而
岸崩如故有老漁翁曰當以炙豬爲餌以釣之釣之
而力不能起老漁又曰四足爬土石爲力爾當以巽
通其底貫釣繒而下之巽貫甘六項必用前二足推拒

從而併力擊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衆曰此龜也老漁曰龜之大者能食人即世之所謂猪婆龍汝等可告天子江岸可成也衆問姓名曰晏姓侯爾不見後岸成太祖悟曰昔救我于覆舟爲云晏公遂封其爲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于以俾雅璽曰龜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鉗力最遒健善攻碕岸正符此也又知晏公之封自本朝

國事類

兩郭子興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朝追封滁陽王郭子興乃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葛昌侯者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蹟見功臣錄

黃蔡葉

初張士誠委弟士信爲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原明取

第回始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然二人黃書生蔡業醫吳皇士也吳中因作十七字詩丞相倣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嘉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然後知其爲識也

英宗復位寔錄

景泰八年正月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安日徒問不能爲社稷計于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宮十二日禮部會羣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視朝也十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主舉議復立茂陵本具十六日進待十七日面愬時閣下召石亭會本亭則曰上面有病且休激他益十三日上召亭子楊前面受代行郊壇之禮故知其重也時亨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合謀同抑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日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時不

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貞曰必
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軏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
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拊軏等
肯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
軏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
常爲名陰內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
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
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去矣歸耶人不歸鬼遂往會軏
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
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
者兵軏叱止之有貞命仍鑰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
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實并軏等莫知所爲時
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軏行軏確請曰事當濟否
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鎖牢密扣不
應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
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
垣垣壞門啓城中黑然無燈火軏等入見太上皇帝
煩出謂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

兵士舉燧來兵警懼不能舉有貞等呼曉以前掖上
皇登壠有貞等又白曉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
密邇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俯在殿前者武士以椎
擊有貞上叱止之時翻座倘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
中上升座鐘鼓鳴羣臣百官入賀景皇帝聞鐘鼓聲
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
哥做好上既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
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
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言拿于
謙王文棄市商輅爲民餘入從編戍伍以其迎立之
潛之故嗚呼當時君臣多無復立英宗之意故曰然
曰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欲取襄王褔王楊記會請立儲
之疏都御史請惟貞改更建元貞爲更擇可知矣但
圓富貴小人因衆搖惑之際平日爲于謙掌兵而不
得遂私遂爲禍於公曰王子已差人迎立并害亨等
乘機激以除之不則亨等遂成其謀藤成其禍故楊
記爲當日究迎立之無實可驗曰鋭曰王文之謀

其宜未發此為至也簡記又以子謙之死固有貞之象而李賢疏助之此則過矣子嘗得讀楊御史
埴記陳閣老俯辨寇學士賢天順日錄祇通判
允明蘇林小記則紕繆以為前文中則全取小記益
諸篇則言其前後事情復位無如小記之詳也餘見
後

忠魂久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
焉逮正統間白日現形子察院親與某御史相接談
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良亦因文廟登極而死節者
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魂義魄千
古不滅于此可見事詳載于茶忠錄

郭國嬪

郭國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賢而能文
宣宗聞之召至宮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復書
楚聲以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
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子之孝也心
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又嘗幸一大臣家見

其幼女甚都遂賜禮命長入宮後進宮不數日卒噫
才質易得福壽難全信哉

內官冠帽

令太監之冠帽即高麗王之制也聞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令內侍戴之而紹使令于高麗使者之前使歸
舉國降

狀元入閣

本朝百八十年爲龍首者六十矣而入閣者止胡文
穆公廣曹文忠公鼎陳方洲公循商文毅公輅彭文
憲公時謝文正公遷費鶴湖公宏顧味齋公鼎臣八
人而已可以爲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
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矣雖然此數也又不在于
功業文章論

王保保

太祖混一之後諸將曰當令誰爲好漢衆以開平
常公對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耶蓋當時惟保
保不服每來擾邊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
北尙爾寘然惟太原則有王保保也天兵至太原保

保不支遁世皆知保保之名元史順帝紀中累稱擴廓帖木兒之勇竟未降于太祖綱目亦然疑其卽是人也然讀功臣錄每傳有云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連兵有云爲犄角之勢龍飛紀畧或獨書連書皆如二人惟淸溪瑣筆中辨以爲擴廓卽保保以其世代爲王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義考史又無其傳心終疑之因而細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擴廓所著則保保卽擴廓也保保者當時尊稱之辭如史稱天兵取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稱順帝居

應昌帝遣李保保（李文忠也）襲之又聞金陵旗首衞指揮王某者乃其裔也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不受君命當入逆臣傳然終于臣節不降我朝則又似忠義也況遠去沙漠不知所終此王華川難于筆也歟

曹吉祥

昭武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兵出征塵下多達官曉勇者欽一旦恃迎復英宗功陞伯爵虎而翼矣恣意凌人錦衣衞指揮逯

泉與宏都御史不勝其遏而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
月二日遂反前一日朝廷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
孫鏜征西戡以是日精兵已出已領達官入變事可
泉也幸達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吳瑾瑾告孫鏜進
幸達上得不啓門五鼓欽已橫殺于街舉火攻門朝
臣多避走遂寇二公首被殺戮李閣老賢被執得不
死比天明孫鏜會出征官大戰于四牌樓至暮乃平
泉順亦戰死京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遂
泉公死亦當謂寇泉孫鏜學士即頭如大吠謂李尚書賢鎖

[illegible]似牽羊謂王翱萬安即首稱三叔恭順吳瑾恭順侯當
[illegible]一場寄語滿朝富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子以詩
[illegible]取笑於一時未足與論幸而得馬亮之報孫鏜領
兵未行元惡不旋踵而就戮此固宗社之靈也不然
變起倉猝流血廟堂豈特朝臣之逃匿哉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敗
衆圍上不解羣將計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
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遂服龍袍冠冕與上衣同

對賊衆救水賊因是解後封成為高陽王祠祀康郎山焉子光南陽人從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鎮鞏昌（陝西地名）元將王保保襲關州光以兵援之被執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受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破宮事聞上為震驚遣官祭以少牢令聞配享功臣廟未知果否昔漢祖被圍滎陽時紀信詐楚出降而逃與韓成之事一也唐劉感戍涇州被薛仁杲所執使至城下約降感大呼曰賊大飢秦王領兵至矣遂破宮子光之事同也然韓成得封侯血食子孫受爵而紀信無聞焉感贈公得謚子孫受爵光於數事未有也吁剖符分封坂劍論功漢于功臣悉矣何當時無一人之言紀信在地立廟追贈享祀聖朝報功之典至矣何於于光無贈焉二者胥失矣

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璿後有指揮朱寧皆擅主權及籍家資劉璿計有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寶石二斗金鉾三千玉帶四千一百
六十二束御鞍轡二副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
十襲牙牌二百穿宮牌五百金牌三十衮衣四八爪金
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璽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
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朱寧計有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
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
錢十匱金銀湯盞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
匱金銀臺盞四百五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鞍

寶箱珍珠眉巢纓絡七箱鳥木盆一花盆五沈香盆
一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鉚屏風三十疊
六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圖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
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緞疋三千五百八十
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
三十疊又三十扛祖母綠一尊鋼鐵獅子四百車鉚
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
鋪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鳴呼胡
寀八百斛珊瑚七尺高以其爲後著之史冊以今較

之未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耶

霸州賊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謀逆太監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流劫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鏞號趙風子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僞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旗幟上以金書聯對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于老營以大紅綵緞書夾雄吞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州縣幾二百餘死總兵馮禎參將王景都指揮王傑詹濟潘翀同知郝承指揮知縣雜職數十員姦淫婦女殘剝兇殘不可言也所過獄囚即放爲助庫藏兵甲即取爲用又每題詩各地有平敗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幾回月下敲金鐙多少英雄喪膽寒之句大署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鏞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彼此闖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楊虎劉六劉七爲永濟死齊彥名陣亡劉惠射傷自焚獨趙鏞變僧逃至江夏生擒嗚呼擾亂六

名延喻二年豈非數也黃蠟
條詳載守溪長語

黃蠟

守溪筆記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永樂
間歲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八萬五千斤成化以
後十二萬斤矣復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予讀
之亦啞然以爲當國慮者可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
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
始知當時用蠟何故如此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
一也嗚呼財者國之命脈用如泥沙此宋之日入尊
豁國雖有入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
幡綽亦能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
亦多能入杜鴻漸帥西川每于暇日與僚從宴觴驛
邊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羊俯仰
如鼓節奏宋沈爲太常待漏光定寺聞塔上風鈴而
知始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常作樂而聲應又侍帝

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笙者曰魂遊廬墓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縊一過數日而卒嗚呼今之太常果誰能哉若閻人李文利雜著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注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竄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下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即調京軍大同榆林每每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開濬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舟

楫不通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運至德州始入衛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開此河以濟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爲漕運也後阿城宋尚書禮因陳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鑿此地復導山東諸泉滙于南旺三湖即古大野之地永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自此南北達會通矣可謂天地間大功國家大利無窮之大業也然而論功當以宋公第一後以微過朝廷見疎故西星諸公皆有詩明焉正德間始塞會通河

子分水龍王廟側即宋公用卿民白老人之謀于此築閘處也今人口傳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開故揭之表詳見王端毅公濬河通誌

徐劉先知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太祖之命當爲帝王後登極召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富乎亦曰不願第欲求一符以遊天下太祖遂寫詩于手扇曰有一老古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要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天下橫行走遊數年回語妻曰

復命當死宋師妻聞使勿行曰數也遂往南都因講
藍玉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某日有大難果是日因
謀逆被擒連及曰新以其推知故也上問汝知已命
乎對以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洪武間
因奏國家安祥之數太祖曰汝知自乎對曰臣死于
緋衣小兒之手帝即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
方知千戶之名裴娶乃非衣小兒矣皆可謂神也

七修類藁卷十三終

國事類

本朝科場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
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速
至第三場時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尙文藻一千字以
上三場之後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
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此鄉試會試之式

也殿試亦止策一篇却是時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二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刑試錄亦倫與今不同前後序文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判二文者永樂十年錄有減傷五篇者亦中魁選又殿試一甲三甲選部屬三甲選縣佐今則皆異於前矣

初起義兵功臣

續綱目所載從我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朱文正太師李善長黔議毛廣方渡江而附者一人號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文忠義子一人西平侯沐英

太廟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贈謚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潁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

公洪武末復追封賜謚皆配享太祖者也河間王張
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孝已上四公
永樂初追封賜謚皆配享成祖者也

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柔坐巳滿回觀
惟有土神之几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
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帝因出對曰千里為重重
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
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夜夢神曰皇帝命

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
官矣然後知太祖為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北卷

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觀建文死節
之士可知矣餘冬序錄以為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
色卷以取士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錄載仁宗時
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蹇義等議定各處額數議
上宮商宴駕宣宗行之

南都二墓

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太祖一日微行至
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爲也曰吾夫爲國死
爲忠臣吾子爲父死爲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子無
由我右故笑之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
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日太祖命有司往視之惟草
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卞壼之墓遂命掩
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奏欲去之詔
曰孫權亦好漢子留爲門主遂止

黃玹

憲宗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好臣黃玹具
奏請立爲皇太子上大悅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
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不得
已亦署本上如所請於是出憲宗就沂邸大臣皆進
官受賞翱得所賜元寶頓足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
乃復以利自污耶吾儕愧死矣時景泰三年五月八
日之事英宗復辟憲宗復正位東宮玹已死發棺梟
首詳載廣西省志夫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建元良後又
請復東宮即憲宗也故程學士敏政序文云少保當

奏立之文剌史湯抄亦曰後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
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鋼南宮爲于公之冤
理宜誅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玹之發衆官迫於景
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
子之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鋼又豈當時不
出於帝出於少保況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處閒
足矣既回而揖遜讓位久之然後英宗退處南宮豈
國有二君理耶又曰當時實欲迎襄王殊不觀迎襄
之意自是王文見前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觀英宗

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對有頃曰若
不置謙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爲無名則此一言而公
遂遇害果非徐耶又曰迎復出自張石夫文剌史亦
蘇人也何不見蘇林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
過遂致顛倒是非使天下彰彰者猶將復手掩護多
見其不知量也子著黃玹之事并辯漫抄亂言黃乃
廣西思明府土官之弟都指揮使也因坐死罪故爲
此舉遂得釋復官

石亭姦黨

英宗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等誣大
學士王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代之罪都給事中王鎮
等亦皆以形至有誓不同朝之語而糾功不傳余得
其彈文備錄於冊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君道命
錄之傳也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王鎮等謹奏爲奸臣
誅爲不軌等事竊謂背主負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
不道者王法所必誅舊與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
王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學無術之庸
言而司台輔貌實陋心實險一以舞文弄法之小

會而與兵權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又王家却乃
肆爲奸究交結權官挾天子以令羣臣樹立黨私引
蔽邪以充庶位內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爲
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鎡商輅等同其黨惡
附和黃珏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人主之非心廢黜
郕后公攘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強立刑誅鉗當代
言官之口臺諫多爲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擠排數年
以來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奔競成風諂諛充位君子
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

遂使天下之人但知有王文而不知有人主但知有于謙而不知有朝廷忠良解體義士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咎徵屢見搆巧辭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獻諂言以欺惑聖聽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景泰皇帝不豫連日不能視朝豈意王文于謙舒良王誠等不顧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異圖包藏凶禍欲召外藩繼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洶湧中外危疑仰望上俯從羣臣之請入定大難禍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于幾危

成國家于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之福實基于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奸惡毋分于存殺誅亂臣必嚴其黨與且如王文之黨固非一人而少卿古鏞參議丁澄爲甚于謙之黨亦非一人而侍郎項文曜都御史蔣琳爲首又如尚書俞士悅邪妄深爲慘酷殘忍侍郎王偉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行罷黜安示將來況當撥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日伏望皇上奮乾綱之再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于謙王誠舒良等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并奸

惡古鋪等詠其一二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得亂臣賊子無以效其尤義士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職居言路與此奸黨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聖斷謹具奏聞此正月十九日也嗚呼冤哉

散粥施藥

嘉靖二十年起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九藥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日供也藥則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五分錢十五文共等

綾錦計價三錢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葬其因隙以發未幾胡誅上所居井湧醴泉遊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啣以言氣喘吾缺不能達上怒不敬左右撾挺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例飭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千屏帷間數匝函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賜葬地于鍾山之西至

今春秋祭禹又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迴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上詈之曰反覆政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覆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動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又阮安亥趾人清介善謀尤長于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寨楊村驛諸河凡語諸役一受成筭而已後爲治張秋河道咨于生賜子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已巳夷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敢有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天順間東宮典璽局郎章吉廣西人讀書識大體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東宮嘗念高里經吉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得無忿經乎曰否吾纔讀孝經見畏如此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劾李曉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解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何知宮中事以硯擲之不中復扑以筆脫帽遊

伏不起王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諂梁芳傾後後死若等不得獨生章壎以寶石得幸止命其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遇也李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對曰非敢違命恐遭法也都御史王公恕屢上疏切直恩每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爲刀鋸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餘之人何爲怒之也又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帶洒汚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露得脫明日上疏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之句又蕭敬聞人知累朝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當國甚慊時宜正德間內臣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與安剛直亦俱可取

正統間自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
戊辰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二處山
崩一處有聲叫三日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黃河改
流東向滄沒千家南京之殿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
日毀基生荊棘高尺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
己巳七月八日以後胡虜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
不與人謀而遂挾天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
從連夜傳旨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

兩文武大臣匆匆隨駕初至懷來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連牙急來集上人心
會疑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過宣府日去一日非風
即雨聲息愈急人情洶洶大臣七奏班師皆不報亦
王振主之也時虜逼近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奈
公有勇無謀冒入鶴見嶺寇則兩翼夾攻殺之殆盡
諸方移營土木近水草也益此山舊有泉流入渾河
未嘗乾涸至此適涸軍士二日無水掘地至二丈不
得寇見不行亦退圍我軍因而遶營南就渾河行未

二里寇見之遂墜謀而衝我軍顛頓無一人執戈相與枕藉仆朗騎蹴踏之矣由是車駕蒙塵大師英國公兵部廟倘書竟不知死所也益北虜臨敵必待人動而後來衝使我師堅壁未必如此速奈何天絶其衣耶幸而二十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騾馬衣甲器械盡爲胡所得豈偶然耶時八月十五日

平頭巾網巾

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楊惟楨入見太祖時所戴一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旨召道士命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爲定制前世之所無

二衛

太祖國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焉晝則侍從夜則直宿以爲心腹登極後總兵官家眷俱要

系中居住謂同享富貴二者雖若寵之實防之也

國初狀元

國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爲殿試則當在庚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爲狀元郎蘇誌又以爲金璹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三開科也如乙丑之榜吾杭范椁又有丁顯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爲三四年始則爲辛亥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洪武丁丑廖鎧邦天[illegible]

之日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唱名乃郯太祖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若官劉三吾等并郯後復別取乃北人韓克忠爲首楊升菴在本朝極博者亦以韓爲辛未與許觀一年而二狀元且不知陳事蓋世遠難知故耳